

拜泉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拜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9年1月

## 内 部 发 行

《拜泉文史资料》

---

出版单位：政协拜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承印厂：拜泉县印刷厂

出版日期：1989年1月 印数500

开本 32· 字数 51000

---

黑新出图(89)003号

# 目 录

8

- |                            |     |
|----------------------------|-----|
| 1、从延安到拜泉 .....             | 胡 林 |
| 2、拜泉民主大同盟开展<br>政治斗争纪实..... | 谷 风 |
| 3、我所经历的伪满“勤劳奉公(仕)队”        | 曲录福 |
| 4、忆土匪“魁首”投降的经过.....        | 申步言 |
| 5、抗联连长慕景祥.....             | 曲录福 |
| 6、伪满的师生毫无人身自由.....         | 苏绳东 |
| 7、拜泉田赋今昔.....              | 曲录福 |
| 8、拜泉金融业建立与发展.....          | 曲录福 |

# 从延安到拜泉

——随“中央东进干部团”行军记实

胡 林

1945年8月，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8月6日和9日，美军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投掷了两枚新试制的原子弹；8月8日，苏军正式对日宣战，并迅速进军东北，日本关东军全线崩溃；8月14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八年抗战胜利结束。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根据国民党反动派欲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严峻形势，迅速组织抽调了大批干部东进，组建人民政权，我们延安中央党校的数千名同学被编入了“中央东进干部团”。在听了党中央领导同志动员报告之后，于9月2日从延安出发了，那一天，也是日寇正式向盟军投降签字的日子。

我们东进大军从延安、绥德、米脂、神木、府谷、岢岚、五寨、繁峙、灵邱、怀安，于十月初到达塞北要地张家口。一路上，日伪汉奸都龟缩于城镇据点，广大农村畅行无阻，全为我军解放。我们行军队伍蜿蜒于山坡、河谷，翻山越岭，走过黄土高原的无数沟壑、深谷。渡黄河，跨同蒲；从吕梁山到恒山。这一带的气温变化大，早晚差距悬殊，群众有：“早穿皮袄午穿沙，怀抱火炉吃西瓜”的谚语。黄河两岸

岸都是我国北方著名的煤山煤海故乡。从地表到地下都埋藏着深深的煤层。山西素有“煤铁之乡”美称，而陕北“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也是远近闻名的。

“重庆和谈”破裂，蒋介石决心“下山摘桃子”，美国佬积极帮助国民党要大打内战，刚驱散的乌云，新的战火烟雾又将出现，我们就是肩负着这种特殊紧急的历史使命“兼程前进”和时间竞争和国民党赛跑。能捷足先期到达终点者，就是优胜者，这也是古今历史的必然规律。

## 一、经过张家口

“中央东进干部团”刚到张家口，就听到关于“重庆和谈”破裂的新闻，大家感到十分气愤。张家口已为我军解放，我们驻扎在市近郊休息，观光刚解放的市中心。苏军战士和我们的同志彼此交换纪念品，我们的手表、怀表、自来水笔和毛主席证章颇受他们垂涎追求，而他们送我们的多为军帽、帽徽和步枪子弹。苏军以张北为界踞守，张家口只是每天采购食品，逛街观光，城市防卫由我军担任。日伪食糖属统一配给，市内一仓库积压食糖成山，市民因抢购食糖曾发生过糖山倒塌埋死数人的惨剧。我们住在市郊农村，发现每家每户门上贴有孝联，成千男女几乎每人戴有孝帽，穿着孝服，孝鞋，据了解90%左右农家都有亲人死去，均为日伪汉奸所杀害，有的全家死去两三口，有的全家无存。一片凄惨，目不忍睹。

在张家口一个草坪上，聂荣臻同志代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对“中央东进干部团”开慰问欢迎大会，通报了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赴重庆为时43天和国民党谈判

的结果。初步达成了《双十协定》、《会议纪要》一纸空文。蒋介石善于玩弄两面手法，一边通过“马拉松”式的谈判达成《纪要》和《协定》，一边又积极调兵遣将疯狂围攻我各个解放区。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但目前总的趋势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因此我们的方针仍然是“针峰相对，寸土必争”。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求饶认输。

在张家口听完聂荣臻同志报告之后，给我们“东进干部团”每人发一身灰色棉军装、军帽和胶布鞋，因为早晚已感觉凉气袭人。休息当中，“干部团”临时党委又决定给晋察冀边区留200名干部，我们支部张平、肖枫、扈保献等同志半途即动员留张家口一带工作。经过张家口休整四、五天我们又沿着燕山山脉在长城内外的山沟里向东进军。

## 二、穿过“无人区”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我们“干部团”从张家口乘一段火车经宣化、下花园和新保安即下车，仍步行于长城内外，经山涧河谷的青龙桥、四海堡和北京附近的怀柔、密云、白马关到古北口。其中青龙桥到四海堡白马关长达一、二百里，为日寇的“无人区”，行军中吃住均甚困难。沿途看到陈尸道旁无人收埋，路有冻死饿死骨者屡见不鲜。真可谓：“百里无鸡鸣，千里是赤贫”的悲惨恐怖景象。有时还可看到日伪汉奸的破战车，卧车躺在道旁，数十里难找一个村落。十室九空，群众以草蔽取暖遮体，十八九岁大姑娘，没有裤子

穿，就是寒冬腊日，也难有单衣护身，处处一片凄凉残酷景象。“干部团”的党委和支部，发起捐衣活动，我们支部传达后，很快就把自己的衬衣、衬裤、制服捐出十数件，送给村民，他们感动得流出热泪来。

日寇的“无人区”是在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基础上又强行“并村、灭户，杀人”造成的，都是为了实现日寇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服务的，是赤裸裸的法西斯暴行。出“无人区”进入怀柔、密云，视野豁然开朗。晚上一边行军，一边观赏北京城的点点灯光，在嘹亮的《大刀进行曲》歌声中，解除疲劳，10月20日左右进驻古北口。

### 三、古北口和承德

“古北口”是万里长城的要塞隘口，也是从关里通往东北的主要险关之一，从古到今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到达古北口，第二次在这里和苏联红军战士见面并互致敬意。也少不了有少数苏军士兵和我们的同志互赠纪念品，有两位同学的中央党校校徽(因有毛主席头像)被摘去，经反复交谈改用别的纪念品才勉强换回来。古北口虽属要塞险口，只有一条小街道，有几十户人家，小摊贩也只有七、八个，所以吃住十分紧张，多数同志只好露宿过夜。经过交涉，才筹集七、八节货车皮，分三、四批乘火车在山沟、河滩间慢慢驶行。距承德南郊一个小站机车停下来，大家改为步行，绕道承德城，翻山爬坡一个夜晚急行军，十分紧张，疲劳不堪。绕过承德市郊，进入市以东的铁路线上，“干部团”党委十数匹驮行李和文件资料的骡马在此散失。少数同志夜晚急行军也负了伤。到达承德而不进城，绕离避暑山庄而急行军，大家议论

纷纷，据了解，主要是斯大林和“蒋委员长”订有默契协议，只承认“蒋委员长”的政府是合法的，对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似乎不那么合法，所以，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因素决定的。”不然的话，在斯大林的思想指导下，又何必导演这么一场多余的恶作剧？！

#### 四、在凌源、叶柏寿的火车上

从承德东郊一个小车站，我们又登上一列火车，向锦州进发，路程要经过平泉、凌源、叶柏寿、朝阳、义县才能到达辽宁的锦州。路程大体四百五十公里左右，正常行驶大约半天多足够了，而我们这次乘坐火车却整整花了四五天功夫。因为属于战乱年代，司机、司炉、讯号员，站长，调度都十分难找到，费劲找到，既缺水，又缺油，没有煤，机车只能改烧木柴加豆饼，一个坡度要多次加力才能冲上去。大家说“火车不如牛车。”于是又决定人都下车，空车向上冲刺，司机、司炉配合默契，才能冲上一个坡度。特别在凌源到叶柏寿一段一个夜晚，就没有前进几步，大家只好下车推火车。俗话说：“牛屁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而在我们乘坐的这段历史上的火车，硬是英雄汉的双手向前推进的，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夸张。这段铁路上小商贩也多了，卖零星食物（如鸡蛋、烧饼、苹果、雪梨）都可买到，这段行军发现有日本妇女和朝鲜妇女，经营小本生意，卖瓜子、香烟、糖果。在火车站，可以看到、听到摆摊设点的叫卖声。在平泉、凌源的途中经中央指定又有一批同志（大约近百人）留热河承德地区，由程子华同志领导，“开展冀察热辽新区工作。

承德是东北的大门，也是北京外围的主要关卡要塞，也是战略家、军事家必争之地。满清王朝在此建设夏令行宫，故有著名的喇嘛寺、避暑山庄，狩猎场和最大的养鹿场。这些都是幽静、优美的自然条件形成，稍加人工修整，著名于世的。

## 五 到 锦 州

1945年11月1日下午我们抵达东北重镇锦州市。大家都住在火车上，休整待命，车站距城内还有一段距离。规定进城观光有采购任务必须三、五成行不准单人出走，以防不测。锦州是东北地区重镇，又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门户，出关，进关都需途经锦州这座门户，也是铁路枢纽，交通十分方便。我和胡再白（后任黑龙江万全县委书记），黄茂（后任黑龙江克东县委书记）三人第二日下午步行到锦州城内繁华中心采建物品，返回途中，在一个小胡同碰见两个手持转盘枪的苏军士兵，互相语言不通，他们唧哩咕噜一阵，看手势指画是要我们佩带的中央党校证章和钢笔，并表示要给我们一些子弹交换。当时我们没有同意，但经不住他们纠缠，没有办法，只好把我的党校证章和胡再白的一支钢笔给了他们。回来交流情况，当天，不少同志的帽徽、纪念证章、自来水笔，怀表，手套，帽子等为苏军士兵所要走。

在锦州车站还听程子华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深入发动群众，逐步积蓄力量，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决定精神，并对国民党集结军队，调兵遣将，从陆地、从海上部署活动的新动态，都作了分析和判断。并谈到国民党的要员和军事力量在南满沿海一旦登陆，

来势猛，我们可以暂时让出大城市和铁路线，我们占领广大东北农村和中小城镇，逐步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解放铁路干线，方针仍然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应当做好精神准备，准备到了那里，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中央决定和讲话精神，信心和勇气倍增。在锦州火车结休息两天，继续乘火车向沈阳进发。

## 六、在沈阳市

11月3日，中央“干部团”胜利抵达沈阳市，都进驻沈阳东南郊区。两个月来紧张、辛苦的行军生活，行程两千五百多公里，总算终于胜利到达东北沈阳，共产党人的两条腿，战胜了机械化的国民党。我们捷足先登，赢得了准备，也战胜了时间。无论现代战争或古代战争，捷足先登又有人民的支持，总是争取了主动，控制了形势。虽然还会有曲折、艰难的道路，但纵观全局，总会夺取最后胜利。

我们到达沈阳头几件大事：

第一，迅速组建东北局和东北七省（日伪划九省）省委领导班子：辽宁书记郭峰，辽北书记陶铸，吉林书记陈正人，松江书记张秀山，黑龙江书记王鹤寿、嫩江书记张策，

合江书记张闻天。

第二，公布“中央干部团”分派出去各省的名单，并将各省委组织行动计划和有关事宜。

第三，我各解放区人民军队十数万人（先期到达东北）立即在山海关、古北口、承德、锦州、旅大、沿海一带布防，随时准备阻击来犯之敌。

第四、立即组织干部下乡，深入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立人民政府，扩大人民武装，组织恢复生产，准备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在沈阳休整期间，在沈阳东郊日伪一个俱乐部里，全体“干部团”还听取了东北局彭真等领导同志作的形势和任务的动员报告。为加强东北工作，在延安的中央委员陈云、李富春、罗荣桓，林枫、陶铸、张闻天、刘亚楼、黄克诚、朱瑞、凯丰、季大章、陈正人等均先期到达东北。

日伪时期的日寇关东军为了长期霸占我东北并与苏联对抗，曾在大兴安岭、长白山、长春和沈阳均设有秘密地下的庞大军火库。仅沈阳地下军火库所藏的武器装备，足可武装三、五个军，可惜我们决策失误，没有及时正确地运用这批武器，而在后来交由新扩大的武装使用，给解放战争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结果，导致“老兵背老枪、新兵用新枪”的决策失误。

其二，我们初到东北的1945年和1946年，为了尽快扩大人民武装，收编地方武装和验收新兵中有些地方审查把关不严，致使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趁机混入我人民军队，有的为了图快，采取“拉大排”，实行“委任制”，结果在合江出现谢文东、“座山雕”、“先蒋后共再姓蒋”，打

进来，拉出去，部队成连、成排叛变者不少，给部队建设带来危害，是我党在新区建军中十分深刻的教训。

其三，我们有少数同志对中央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重要指示执行犹豫不坚决，进入城市就留恋城市，忘记扎根农村的思想，致使西满和南满少数地方当国民党军进犯袭击下才仓促撤离城市，农村又无基础，结果处于打游击状态，人财物损失较重，也是一个十分痛苦的教训。

我们到沈阳街上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战后殖民地的景象，眼前却是十分复杂的国际社会，花花世界，处处印入眼帘，有苏联红军，有国民党土匪军队（伪保安军），有我人民军队，有已解除武装的伪军，有白俄罗斯人，有日本人，有朝鲜人，经离摊摆点，有沿街叫卖的，随时还听到枪声，听到呼救声，叫喊声。日本人都穿“协合服、红红绿绿，十分类似我国唐代古装戏的扮演者。根据了解，他们的来历。一是日寇战俘家属，二是日寇随军娼妓，三是日寇派往东北的经济开拓团，四是日寇天皇使命为征服殖民地移民于东北的日本贫民。

苏军驻沈阳人数较多，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碰见他们的人。部队成分十分复杂，不少是从苏军反击进军中在战场上抓获的俘虏，有德国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芬兰人，还有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人，军纪很差。我们住在一个火车车厢，准备待命开车，夜晚就发现苏军一名士兵三次试探盗取我们的一只公文包，一、二次未遂，第三次又来盗取，为我们值班同志猛击一拳逃窜。

11月8日晚12时，沈阳车站突然通知我们黑龙江195人的干部大队要马上挂机车出发，这时还有五十多

入上街寻找旅店居住（包括省委代理书记范式人同志），我和丁秀括省委指定为联络员，我们立即派人四处寻找约一个半小时找回三十多人，还剩十多人没找到（包括范式人同志）。到9日拂晓大约两点多钟，机车挂上钩开始向哈尔滨方向驶去。

## 七、驶向哈尔滨

从沈阳发车驶向哈尔滨途经铁岭、开原、昌图、四平、怀德、长春、德惠、双城然后抵达哈尔滨。由于战乱动荡，一切处于无政府无秩序的混乱之中，我们这趟列车行走了三天三个晚上，而正常行驶大约一天时间就足够了，途中三次换机车，加燃料（豆饼或大豆）加水，还要找司机司炉，就更费力伤脑筋，而所有这些任务都要由我和丁秀同志去努力完成，当然也离不开俄语翻译张锦麟同志（延安外语学院教师）。我们这趟列车五节车皮加上一台机车，行驶到四平就把我们摆在了一股岔道上，机车就回沈阳了。我们只好又找四平车站要机车送我们到哈尔滨。我和丁秀、张锦麟找到车长（中国人）副站长（俄国人），经多次反复耐心交涉表示同意想办法，但只能送到长春，我们也只好同意。还说：想办法也要三、五个小时后才有希望，目前四平站无机车，让我们等候消息。由丁秀留车站等候机车消息，我返回列车，嘱咐同志们不要远离车厢，有机车马上到联。等到下午七点多，夜幕来临的时候，丁秀同志跑回告诉我，车站已通知机车马上送我们到长春，并让大家都上车等候行动。大约等了四十多分钟，到晚八点，才由四平起程，当晚12点半才到达长春车站。机车照例又把我们列车

站在一棵很远的墓碑上，机车扬长而去，大家簇拥在李振德、我和丁秀、张锦麟三人又奔向长春车站。找站长交涉要哈尔滨的机车。长春站房是一个两层楼房，有办公室和调度室。在楼下找到站长（中国人），交涉一个多小时他表示拿不了主意，非要找到俄国副站长表态才行。经询问俄国副站长在二楼办公，我们三人从楼梯上去进入一个大办公室。俄国副站长带付眼镜，伏在案头写什么东西，一只暗暗的台灯，和两台电话机，屋子空荡荡的，我们离俄国副站长约一米远停下步来。这位副站长若无其事，仍伏案在写，刹那间，他抬起头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那来的？”（老张给翻译）这位站长边说边开抽屉，突然取出一支手枪，对准我们三人，并逼我们立即下楼。我和丁秀同志赶快让老张同志用俄语回答说：“我们是延安毛泽东派来的，我们要去哈尔滨，请站长帮助解决机车送我们，我们的队伍在车皮上等候几个小时了”。俄国站长听到“延安，毛泽东派来的”，一听“队伍就在车上”神情开始松弛下来，态度也有缓和了，手枪也随着放入他衣服口袋里。我们进一步用俄语促他说：“站长同志，请你给队伍想办法，派台机车，送我们到哈尔滨，有紧急任务，越快越好，谢谢站长”。然后，俄国站长把中国站长也找上楼，唧唧咕咕商议一阵子，对我们表示，“可以想办法，机车在加燃料，加完燃料送你们去哈尔滨”，然后又派调度和我们取得联系，大约等到第二天拂晓五、六点钟，才通知我们机车加完燃料了，准备挂钩起程。

从沈阳到哈尔滨，火车道两旁乱七八糟，有堆积如山的高粱、大豆，有豆饼，有日本战俘的临时帐篷，有三三两两男女死尸，有破烂东西和垃圾，一片战乱残局。列车向北驶

到松江的德惠车站，机车又要加水、加燃料，列车停在一敞  
岔道上，站台的对面，约两百公尺远，有座四合大院，门口  
一名国民党士兵站岗，大门两旁还悬挂面块木牌，一块上写  
：“德惠县国民党县党部”，另一块写：“德惠县治安军保  
安队部”。我们列车停站，突然有着军装的二百来人出现，  
引起德惠县国民党保安队的惊觉，原来门口一名士兵，又增加  
到两名士兵。我和丁秀同志当即把此情况向队委作了汇报，并传达到列车上的两志，坐在车上，不要远离。一要注意安全，二要防止坏人破坏，三要监视机车加完燃料和水立即开车。

11月11日下午，列车到达哈尔滨。黑龙江大队到达哈尔滨计划要休息几天，集中驻进日伪一、二处“株式会社”和几处旅馆，哈尔滨属松江省，抗联的同志和地下党在此有一定基础，各项城市工作正积极开展，但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激烈。我们的部队统一编号为“东北民主联军”，国民党的土匪队伍是“东北治安军”、“东北保安队”。苏联红军有巡逻的，有后勤采购的，也有闲散逛大街的，三三两两，满街都可碰见。大街上，既有我们的部队，也有国民党的部队，我们上街都要小组集体行动，不许一、两人外出，以防发生意外。我们进一家书店买书，就碰见国民党特务跟踪，后来他发现我们人多，便偷偷溜走了。在哈尔滨，发现白俄俄罗斯人多了，日本人、朝鲜人、欧洲人，形形色色，成为一个国际城市，还有不少欧洲巴黎式和教堂式的楼房建筑，有专门为“白俄”开设的著名“秋林”大酒店，坐落在松花江畔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休息到13日上午乘火车驶向北安。

## 八、到北安又去拜泉

北安是横跨东北九省的黑龙江省省会，是军事战略要地。地处大兴安岭脚下，是北大荒的中心地带，是东方的“乌克兰”粮仓。南临松花江，西有嫩江，东接合江，铁路四通八达，两克一拜素有东北粮仓的美称。历史上就有“拉不完的拜泉县，填不满的安达站”之称。粮食以小麦、大豆、高粱、谷子产量最大。大兴安岭的庞大原始森林，居亚洲之冠。黑河地区的黄金在满清时代，就年产十三万两之多，鹤岗的煤田质量品种和储量均居东北之首。

我们黑龙江大队 1·9·5 名共产党员在黑龙江省委和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就是肩负着开拓建设这块富饶地方的艰巨任务，要在推翻日伪蒋统治的旧世界建成一个崭新社会，要在人民群众当中扎根、开花、结出坚实的果实来。

列车运行两天（绥化、海伦换机车加燃料、加水）到 11月 14日晚 10 点多钟，才安全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北安）。一下火车，省长陈太凡，省军区副司令王钧两同志接待了我们，一辆大卡车载运大家行李，我们步行向驻地走去。大雪有一尺多深，手脚感到冰冷。王钧同志边走边对我们风趣地说：“大家背的水杯、草帽用不着了，可以送进博物馆，延安的同志来，我们就好办了，这的天下就是我们的。……”引起大家一阵笑声。说着走着，穿过两条街就到了日伪北安一个“盐业银行”（株式会社），墙上还张贴着：“国民党万岁”、“蒋委员长万岁”许多大幅标语，十分惹人注目，也引起我们十分惊觉。我和丁秀同志立即派人察看了周围环境，找维持会长安排全大队人员的食宿。当晚

省委的几位领导同志迅速组建了十分精干的省工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办事机构。半夜两点多钟，省工委代理书记范式人、省政府主席陈大凡和省工委组织部长赵德尊等领导同志找我和位伟等五位同志谈话，任命我为拜泉县工委书记，倪伟任县长，唐克任县大队大队长，董大洲任县公安局局长，马乘风任县工委组织部长，并向我们介绍了拜泉的形势。拜泉县维持会长王忠义（原伪县长），在苏军撤离拜泉后，砸了拜泉县民主大同盟（抗联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17名成员被捕，现有逃出来的拜泉大同盟成员前来送信，省工委要求我们立即去接收拜泉，建立人民政权。15日上午我们带领省军区拨给的一个警卫排和原驻拜泉的苏联红军分乘三辆汽车从北安出发了，一路经克东、乾丰等地，于当日晚进入了拜泉，并迅速营救出了被捕的同志。

我们到拜泉后，立即展开了建军、建政、恢复生产等几项工作。经过艰苦拼搏和创业斗争，拜泉人民为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